

伊坊

吼~吼~



刘单◎著

丑女闯祸记




职场女郎智商PK美貌

挺“美”派：美女才是职场王道

挺“丑”派：丑女更能无敌

中立派：八成OL都是“工作丑女”

 珠海出版社

丑女闯祸记

刘单◎著



职场女郎智商PK美貌

挺“美”派：美女才是职场王道

挺“丑”派：丑女更能无敌

中立派：八成OL都是“工作丑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丑女囧丸子/刘单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 1
(伊人坊系列·第2辑)

ISBN 978-7-5453-0161-8

I. 丑…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10882号

丑女囧丸子

刘单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帅 云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50 字数: 550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161-8

定 价: 69.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HAPTER 01	窈窕淑女·····	001
CHAPTER 02	情敌怀孕了·····	009
CHAPTER 03	忧伤的陌生城市·····	027
CHAPTER 04	绝种商人·····	041
CHAPTER 05	毒牛奶事件·····	055
CHAPTER 06	80后的梦想·····	073
CHAPTER 07	太监见皇帝·····	091
CHAPTER 08	贴吧口水仗·····	103
CHAPTER 09	疼痛的伤口·····	123
CHAPTER 10	深圳职场·····	139
CHAPTER 11	销售干将·····	155
CHAPTER 12	韩国小女人·····	171
CHAPTER 13	逝去的情感·····	187
CHAPTER 14	不爱萝卜爱丸子·····	211
CHAPTER 15	这个冬天不太冷·····	229
CHAPTER 16	北京北京·····	245
后记	·····	253





CHAPTER 01 窈窕淑女

我对着镜子拿着手机，看一眼短信里的“哥们”再看一眼镜子里的自己，其实我是可以很顺利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我仍然忍无可忍，在给他回复的短信里大发雷霆，我说，“谁是你哥们儿，我是女孩子！”

— 1 —

我又开始反复做着相同的梦，这种相同并不是丝毫不差的复制，我想说的或许应该是这个样子：在梦里，我总是被人追赶。

追赶我的人经常变换，有时是一队日本兵，有时是社会上与我并不相干的闲散人员，而有些时候，也可能是一群红着眼吐着舌头，舌头上的唾液就像软绵绵的细线一样拖拖拉拉垂到地上的恶犬。日本兵通常拿着带刺刀的长枪，社会闲散人员则爱手握三八大盖枪，恶犬当然什么也不会拿，它们只要带着红腥大口就可以了。

所以说，梦境在大多数时间里是符合现实迹象的。

虽然追赶我的物体在不同的梦里并不确定，但关于地点这一项却始终保持步调一致，我家附近一条长长的斜坡路承载了所有的梦境。你看看，梦在我这里再一次与现实暗合了吧？

至于被追赶缘由我就不想提了，反正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理由。

我托着圆滚滚的肚子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你不要误会，肚皮圆



滚滚虽然乍看上去就跟怀了孕似的，但事实上，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连男生的手都还不曾牵过。

好吧好吧，为了避免你往歪处想，我还是勉为其难地告诉你我被追赶的原因吧。其实很简单，我这个人特想当淑女，我想你应该了解的，淑女一般都很窈窕，为了这个目标我白天里节衣缩食，只有在梦里才能偷点儿小点心啥的来过过瘾。只不过每次都不是很顺利，每次你都会看见一个貌似丸子底部插了两根棍儿的物体在风驰电掣般朝前狂奔，身后有或人或狗在猛追。没错儿，根据我的形体，我的那些死党们都爱叫我“丸子”。

而关于梦境，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叫弗洛伊德，我把他称作解梦人。他曾经在一本书里对梦这样阐释：“在梦中，一事情被浓缩成别的事情，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所置换，梦者的愿望常以乔装打扮的形式来满足。”

这种阐释是我在一次文艺理论课上从苏朵嘴里听到的，当时我正嚼着薯片捧着一本小说在看，我看得心花怒放喜气冲冲。苏朵将这句话抄在了本子上，然后她将本子推到我眼皮底下，我的薯片因此掉在了地上。这让我很生气，所以我斜着眼恶狠狠地推掉苏朵的本子，可是苏朵并不因此放弃，我推掉之后她再次将本子递上来。这样几次三番，我终于忍无可忍，对着苏朵我挠头抓脸地说：“你干吗？”

我塞着耳机，所以并不知道我的这句“你干吗？”声音究竟有多大。如果非要我说，我会告诉你其实我是用了很小的声音说的。可是，我发觉自己说了这句“你干吗”之后，我座位前面的那些脑袋瓜就齐刷刷地冲我扭头，他们的脸上统一着神态，是疑惑。

旁边的苏朵这时则将脑袋埋在了桌子上的双臂间，她的身体在不住地抖动，我知道她在偷笑。我顿时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赶忙红着脸低下头默不作声，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所以我在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弥补我的过失。

二十好几的人了还称自己是个很乖的孩子这有点儿矫情，不过淑女





都这样儿。用苏朵的话说那就是胖的都快成妈的人了还跟那儿一脸灿烂，恶心不恶心啊？

苏朵是绝对有权利对我这样说的。因为一般情况下，苏朵都拿我的T恤当连衣裙穿，我这样说只是想给你做个对比，你可不要因此把我想象成胖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其实我并不是很胖，只是身体长得不匀称而已，身上所有的肉每天都跟赶集似的拼命往我肚子上挤，不过只要我套上肥大的T恤，然后在人前缩紧肚皮，你就会发现，眼前的这个小丫头还是蛮匀称的嘛。

我和苏朵还有另外一个对比，那就是关于我们的天真烂漫。苏朵的天真源于她纯净的内心世界。在苏朵的世界里，一切都单纯而透明，就像夏季暴雨过后的晴天，空气爽朗，阳光温暖，让人憧憬，让人遐想。而我的烂漫恰恰相反，打个比方说吧，一个女子穿了件漂亮的衣服，苏朵看了立马会说，哇，好漂亮的衣服。而我则会在心里迅速对这个女子的金钱权势地位等等做综合评估，评估完毕我才会说，这个衣服你穿着可真好看，在哪儿买的？

当然，这种评估是在瞬间完成的，除非你是我脑袋里的虫子并且参与了我的评估工作，否则你是绝对不会发现我的脑袋里面正有一台双核的机器在运作。

你看看，我又扯远了，我一说起话来就絮絮叨叨没完没了，还是让我继续来说被追赶的事儿吧。

被追赶绝对不会让人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可是，弗洛伊德不是说过“在梦中，一件事情被凝缩成别的事情，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所置换，梦者的愿望常以乔装打扮的形式来满足”吗？

所以，梦过之后我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1）是什么事情凝缩成了我的追赶？2）那些日本兵、闲散人员将我的谁置换走了？3）是什么样的愿望让我以追赶来乔装打扮？

我想弗洛伊德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一句话就能给我带来如此



多的思考，怪不得他是精神病专家而我不是。

伴随着追赶我还想跟你说说我这个人面对追赶时的态度。

即使是在梦里也不可能总是永不停歇地奔跑，我终会跑累会被敌人追上，当敌人拿着枪指着我的头，拿着刀抵着我的脖子，当恶犬咬着我的裤腿不放。这个时候，在经历了复杂的矛盾挣扎之后我会如释重负地跪地求饶，我会抓着他们的衣袖泪雨滂沱，我会说：“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求求你们。”

最近的印象里被日本兵追赶的次数比较多，我想这可能与我几天前看的一个叫做《生死十日》的革命片有关。在梦里，我跪在日本兵面前时并没有想到民族气节这个问题，可一旦醒来，我就会万分万分万分的懊恼，我怎么可以在侵略者面前求饶呢？还跪地了。

可是，日本兵也好其他人也罢，当我醒来回味梦境时依旧会感受到求饶时的无限轻松，就好像顷刻之间卸去了身上的所有重担，连肚子都被卸去了，有个人在跟我说：“哎，终于结束了，你爱怎样就怎样吧，反正我都这样了。”

一个人的梦境可以很好地表达一个人，我想我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毫无气节的人。如果把我放在抗战时期，再让我遇上鬼子被俘虏，我想我绝对会是个汉奸，不折不扣的汉奸。

— 2 —

在梦里经历了第 1993 次或者计算不准应该是更多次的被追赶之后，我在柔软的大床上醒来。醒来之后我捂着狂跳不止的心脏和略微挺起的肚皮准备等一切平静下来再次翻身睡去。这个时候电话响起，井然说，丸子，下午有个招聘会，你去么？

扫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十点十三分，我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对着电话那头等待答复的井然说，去啊，你去我就去。





挂了电话，望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天空，还有那仿佛镶嵌着金边明亮而高贵的云朵，我嘿嘿地笑出了声。还好一个月前我从家里搬了出来，要不然我妈那个老太太又该说：“嗨，你说这孩子，跟那儿傻笑什么呢？”

自从对异性有了牵手以外的认识后，我做梦都想来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想，如果两个人在相见的一瞬间就可以将彼此铭刻在心并且此生此世不离不弃那将会是一件多么令人心潮澎湃欢欣鼓舞的事情啊。

所以见过井然之后我就天天盼着自己可以在一个明朗的清晨推开窗户吐纳空气然后一低头就正好与抬头的井然浪漫邂逅，之后时空停滞，我们踏着单车，漫步在校园的林荫路上，空气中适时地飘起零星小雨，我们俩跑去附近的屋檐下躲雨，他会扭头不好意思地望我，我则双手插进裤兜假装我很害羞故意向他的反方向挪步。

每次跟苏朵提及自己和帅哥漫步的遐想，她都会不断瞟我被遮盖在宽大衣衫下的小肚腩。苏朵会说，得了吧，一看你那肚子，就知道灾区人民有多苦。

的确，我的小肚腩一次又一次拉远了我与帅哥的距离。

挂掉井然的电话傻笑之后我便开始起身收拾东西，刷牙洗脸吃早餐一切被我故意弄得有条不紊。准备妥当，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最近这个小老太太有返老还童的迹象，电话打过去的时候她正跟那儿敷面膜。我跟我妈说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回学校看看去。老太太在那头“哎哟”一声，准是拿着电话仰着脸走路撞到客厅的沙发了，她说，行了行了，你这孩子大了翅膀也硬了，自己的事儿自己看着办吧。

看样子，老太太还在为我搬出去住的事情怄气呢。

十一点三十三分，在距离井然给我打来电话七十七分钟后我回到了学校。井然说他十二点的时候在寝室楼下等我，他还问我吃了没。我说没呢，刚起来。井然说，那好，直接去食堂吧。

在食堂里等待井然的时间里我看见苏朵跟朵小梅花似的从食堂的大玻璃窗前飘过，她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兜子左顾右盼，看样子是在等人。



苏朵今天穿了一条洁白的连衣裙，上面缀满了淡红色的小花儿。我想这样的裙子要是穿在我身上准像极了套着紧身衣的大水桶，可到了苏朵身上就透出一种松散与淡雅来了，这让我多少有些嫉妒。

离开餐桌，我敲着玻璃窗冲背对着我的苏朵张牙舞爪，我说：“嗨，苏朵，我在这儿呢，回头。”

学校食堂的玻璃窗隔音效果还真不赖，愣是将我发出的声音一字不差地给挡了回来。我附近开始有人愣头愣脑地瞅我，就连食堂外面那些路人也不断透过玻璃窗扭头看我了。

好一会儿苏朵才在众人的提示下开始往她的身后瞅，谢天谢地，她丫的终于回头了。我在玻璃这边长吐一口气，摆出QQ表情里面淌汗的模样，我说：“进来，一起吃饭啊。”

苏朵摆了摆手，弩着嘴说，你吃吧，我有事儿。

我发现我们两个这样隔着玻璃说话就跟监狱里探监似的，我实在受不了演犯人这种角色，还是这么胖一犯人，于是就屁颠儿屁颠儿的在食堂里绕了一大圈，找到了离苏朵最近的门走了出去。

苏朵的脸上有细细的汗，我对苏朵说，这大热天的，你跟这儿站着干什么？

苏朵说，等人，你快进去吃饭吧。

等谁？我说，等大爷呢？等大爷也不用在太阳底下暴晒啊？

等罗婷呢，苏朵有些不耐烦，哎呀，你赶紧吃饭去吧，我这儿有事儿呢。

大学四年那个一到伏夏就猫在寝室像个深宫怨女一般整天摇着扇子说着这么热的天还让不让人活的苏朵居然可以在大中午的时间里顶着个毒太阳跟外面傻站着，没事儿才怪呢。

“罗婷？哪个罗婷？天呐，不会是咱楼上的那个吧？你跟她搅一起了？你丫不会出事儿了吧？”我瞪眼看苏朵，眼珠子瞪得特酸。

“我能出什么事儿？哎呀，晚上回寝告诉你，你现在赶紧吃饭，不要打扰我嘛。”苏朵再次对我不耐烦。





苏朵等罗婷？我百思不得其解。

罗婷住在我和苏朵的楼上，那可真是个声名鹊起的主儿。寝室楼里有人说半夜常看到有黑色的小车开到我们楼下，那些小车将罗婷一次次吞进吐出。

“哎呀，快吃饭去，晚上回寝跟你说。”苏朵第三次对我不耐烦。

“好吧，那你自己跟这儿等吧，跟你说，注意安全，不许跟她瞎走。”

“想什么呢你，快走吧。”

“那好，我走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说完我紧贴墙根避免阳光直射迅速进了食堂，我着急走是因为我看见井然从另外的一扇门进到食堂里了。

— 3 —

“来了很久了？想吃什么？”井然坐下来问我。

“吃什么都行啊。”我表面假装平淡，不过仍挡不住心中的窃喜。

“那好，你等着，我去打饭。”

已经过了饭时，食堂里就餐的人并不多，井然拿着饭卡打饭的背影让我有点儿自豪。我觉着自己看旁人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我的目光像飘起的旗帜一般高扬起来。

井然一边吃饭一边说，招聘会结束，明天一起去吃烤肉吧？上次你就说想吃，结果太匆忙没吃成，这次补给你。

好啊，我回答，完全记不得几天前自己对着镜子咬牙切齿说要减肥的事了。

我的脑子里全被一个词儿侵占了：修成正果，修成正果，修成正果，修成正果，修成正果，修成正果……

大学四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让井然对我一见钟情，可是偏偏事与愿违，我幻想出来的那些美好场景一个都没能实现，剩下的只是我们的逐



渐熟识并最终成为普通朋友。

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到书馆学习，期末的时候，无论谁有了复习资料都会给对方印一份，考试结果出来也会发发短信询问成绩。周末我们还会一起逛街吃饭，他陪我买宽大的衣服我陪他买 42 号鞋。

跟同学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一起在饭桌上吃喝的时候，不止一个我事先安排好的人说我俩站一起看着特让人舒服。可井然面对这样的话只是笑笑并不发表任何言论，他对我至今也没有说过任何能让我心跳不止的语言。他发短信给我的时候爱叫我“哥们”，这个词儿让我挠头了很久，我对着镜子拿着手机，看一眼短信里的“哥们”再看一眼镜子里的自己，其实我是可以很顺利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我仍然忍无可忍，在给他回复的短信里大发雷霆，我说，“谁是你哥们儿，我是女孩子！”

井然回给我的短信是这样的，“哦，我错了，以后再也不叫了。”

从那以后他还真就没再喊过我哥们儿。





CHAPTER 02 情敌怀孕了

“真相就是——罗婷——她怀孕了。”苏朵看着白花花的顶棚，叹了一口气，“罗婷没跟大款，她是怀了自己心爱人的孩子，但是她又不能说，怕影响对方前途。”

— 4 —

下午的招聘会在学校的体育馆里举行，井然告诉我会有很多不错的企业，认准了就甭犹豫赶紧投简历。我问井然想去哪儿工作，井然说现在哪还有挑的余地呢，能有个差不多的人家把自己卖掉就行了。

吃完饭从食堂出来，井然看了看表，他说还有1个小时体育馆才开门，问我现在是回寝还是到处走走。我说那就走走吧。

我俩刚走到小树林，井然的手机就响了。我心中暗说这谁啊，大中午的老打什么电话，破坏我的好事儿。

井然按下了拒接键，然后冲我抱歉似的笑了笑，这让我有些飘飘然，心想，井然这小子行啊，我果然没看错你，还懂得跟我在一起时心无旁骛呢。

不过没过几秒，他的电话就又响了，这回井然看着电话皱了下眉，我说，你有事儿就接电话吧。

井然说没事儿，索性关了机。

和井然到达体育馆的时候外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就在我俩跟那儿



不停转悠的时候后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见杨喆朝我跑来。

“嗨，你也来了？”我一边拍着杨喆的肩膀一边拿他打趣，“得锻炼身体了啊，看您，跑了这么两步就喘得不行了。”

“大姐，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这身板似的啊？大老远的我就喊你，你就是不回头，我嗓子都快喊破了。”杨喆气喘吁吁。

“你喊吧喊吧，喉咙喊破了也没人管你。”我冲杨喆挤眉弄眼的。

“丸子，你都老大不小了怎么还这么没正经？”杨喆气喘得顺畅了便开始对我反唇相讥。

“我老吗？我美少女着呢。”我继续调戏杨喆。

“美少女要长成您这样她得自卑死。”

杨喆摆出一副不屑与我争论的架势，然后将我和井然带到了侧门，他在侧门迎宾小姐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就见两人同时笑得花枝乱颤，之后迎宾小姐就跟怀了春似的，红着脸扭捏着给我们开了门。

侧门被顺利地打开后，我拍着杨喆的肩膀说，行啊，弄得那小姐跟吃了迷药似的，没给我丢脸。

说完我一个健步冲出杨喆对我实施暴力的范围，站在远处我看见杨喆在井然身后冲我挥舞着拳头。井然拽着杨喆的胳膊笑着说，行了，她就那德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来到前厅，用人单位像卸下的货物一样被零零散散地放在不同的角落里，我们仨走走停停，就跟逛商场似的悠然自得。

两点多，门外开始有人进场，进来的人群顷刻之间就将我们刚才还能在里面自如闲逛的前厅塞满。我们三人被喧嚣的人群挤散，我和杨喆在一起，井然则不知去向。这让我大为懊恼，我不断地向杨喆抱怨，我说，这儿怎么这么多人啊？丫的，姑奶奶我都要被挤成甜面酱了。杨喆说，大姐，你当这招聘会是专为您开的？不都这样嘛。

和杨喆正说着，井然的身影忽的一下闯入了我的视线，我拽起杨喆，我说，快走，井然在那边呢。我们从庞大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见缝插针，





费了好大的体力与智力终于来到了井然身边。

井然正在跟一个人模狗样的招聘人员谈着，我看他们的宣传板上写着“横野图书出版公司”，地址在天津。

井然发现我和杨喆时愣了一下，他对我说，嗨，刚才咱走散了。

离开“横野图书出版公司”，井然和杨喆并肩走在前面，我跟在他俩身后，趁着人群混乱我悄悄地把我的简历也塞进了“横野”桌子上的那堆简历中。

体育馆内又闷又热，我们仨在嘈杂的人群中走得汗流浹背呼吸困难，“咱走吧。”井然看了看表，“快四点了，该看的也都看了，估计也没什么希望了。”

“行，我可得去好好洗个澡，弄得一身臭汗。”杨喆表示赞同。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允许，三人像赶火车一样拧成一团拼命从人群里往外挤。这样的逆行多少给焦急的人群带来了麻烦，有人开始嘀嘀咕咕说脏字。我瞅准一个嘴里不干净的人，朝着他的脚狠狠地踩去，那个人“哎哟”一声，我则在井然和杨喆的簇拥下若无其事地继续突围。

那人在我们身后大吼着谁踩了他的脚，那怨气就好跟身边的人一人踩了他脚一下似的，周遭很多人开始对他表示不满。

我埋着头憋着笑继续在人群中穿梭，出了门口，井然问我，我回寝，你去哪儿？还没等我回答，他又转头问一旁的杨喆，你呢？杨喆正在那儿拿着自己的简历扇风，他看了看天上的太阳说，我去洗澡。

你呢？井然又问我。

回寝，我回答。

— 5 —

回寝之后苏朵没在，她的衣柜门开着，里面的衣服被翻得乱七八糟，



连我桌子上都布满了她的衣物。这样的景象让我以为寝室遭了贼，拿着扫帚我小心翼翼地检查了门锁，没有被损坏的痕迹，又检查了窗户，也都完好无损，这才放了心。

想起中午的时候苏朵在食堂外说要等罗婷，心中开始腾起某种不好的感觉，赶紧打了个电话过去。

苏朵说她在广场，一会儿就回来，还说要我等她一起去吃饭。我说，你没事儿跑去广场干什么？跟罗婷在一起？你身边还有谁？苏朵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回去再说。

电话那边传来了忙音。

我不放心，又拨了过去，这回还没等我开口，那边就传来了苏朵气急败坏的声音，丸子，你是事儿妈？都跟你说了我没事儿，别老打电话给我，在寝等我。

电话又被挂断了。

我才不在寝等你，等你丫出了事儿的，哭都来不及。我把电话塞到裤兜里愤愤地说。说完这些我将洗发水、浴液、毛巾统统备齐，我拎着浴兜雄赳赳气昂昂地奔着浴池去了。

洗澡的时候碰到了杨喆，他说，嗨，来洗澡啊，天真是热，洗干净了晚上睡个好觉。我说，洗个澡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也不怕话说多了舌头冒汗？杨喆听了我的话说，丸子，你这人真不识搭理。说完，他交了钱头也不回地奔着他的澡堂子去了。如果允许，我真希望他能替我交了钱然后同意我进他的澡堂子狠狠地踹上他几脚。

大热天洗澡可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淋浴里的水温被调得恰到好处，水浇在身上凉丝丝的但却不觉得冷。用了过量的洗发水和浴液弄得整个人就像寄生在白色的泡沫之中。我摸着自己填满了杂七杂八食物的肚子，看着那些纯白色的泡沫被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心里突然有些伤感，很多曾经被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是不是总是在不经意间的就被抽离了我们的身体？

心满意足地从浴室里出来，拎着浴兜走得晃悠悠，出门的时候看





见杨喆坐在前台的沙发里。

“哟，洗完了跟这儿吹凉风呢呀？”我腆着肚子一副大爷的模样朝杨喆走去，“你这澡洗得可真值啊，人都给洗瘦了。”我继续调侃杨喆。

“是啊，哪像你，怎么洗都不瘦。”杨喆从沙发里坐起来递给我一手机。

“哇，你要送我手机啊？”

接过手机我就后悔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了，因为杨喆递给我的手机正是我自己的，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手机果然不在里面。

“刚才苏朵打过电话了，我说你在里面洗澡，手机掉在外面我捡到了。”杨喆走到门口不忘又回头冲我说道，“对了，苏朵问我怎么咋俩一起洗澡。我跟苏朵说了，我说你丸子就爱跟我一起洗澡。”

“小气样儿。”我拿着手机说。

大学的四年，我，苏朵，井然还有杨喆，我们四个是铁打的营盘不流水的兵，用一句名言说那就是我们有着革命般的友谊。只不过在这个阵营里，别人的感情变质了没有我不敢说，起码我的感情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比如，我偷偷喜欢着井然。

— 6 —

回到寝室，进门就看见苏朵跟那儿收拾。她就像一只小老鼠，一会儿钻进衣柜一会儿又从衣柜探出脑袋，整个人就像被上了发条，满屋子乱窜。

“你早该收拾了，今天我回来的时候还以为咱寝遭贼了呢。”我对苏朵说。

苏朵从衣柜里探出小半张脸，她说，那你回来也不帮我收拾一下。我说，你跟那个不是什么好东西的罗婷不知道去哪儿了，还要我给你收拾？做梦呢吧你？

我一边说这话一边想，这人长得小巧玲珑就是好，你看我们苏朵，整

